

107年3月3日天氣晴

這陣子的春天頗多紅顏姿態。上午朝陽和煦，入夜料峭凜冽，微風拂面不久改耍巴掌，抖的歡樂王國那株楓香也只能落葉了事。如此景緻，格外容易勾起兒時回憶。

小時候，家住在汐止社后派出所後面的基隆河邊。旁邊的社后橋才正要開始動工，來往對岸還靠著艘扁舟。年幼的我依稀記得渡船費用5元。只見白頭老翁欵乃，配上兩岸芒草綠秧，說有多唐詩就有多唐詩。家旁老樹用它的樹蔭，保佑我的幼童歲月不被烈日打擾。樹上偶而會長出白色板狀菇類，家父便會拿著長竹竿，綁上缺角的柴刀，割下來當晚餐。湯的味道遺忘已久，興趣的是看著大人忙，在下面跟著叫嚷的熱鬧。

每當夕陽西下，我便會呆坐在基隆河旁的階梯，看著河水鏡漾粼粼。然後想像在對岸的那間廢棄鐵工廠內，是否有讓小孩取之不盡的破銅爛鐵能撿——這可是除了偷黑松汽水瓶與啤酒瓶去典當以外，最能賺零用錢的好法子了。或者，望著蘆葦雜草叢，設法說服自己走入叢中，把上個月打不見的紙牌找回來。只可惜翠綠的蘆葦葉有著些許鋒利的邊緣，這就足夠讓怕痛的孩子只敢在外頭看，更別提生態濃郁的當下，「白娘子」與「小青」也會三不五時探身，從小孩的腳旁眼底婀娜穿過。小孩當然唯恐避之不及，深怕許仙那段因果糾葛上身，而土地廟裡的伯伯絕對沒有法海般神奇的法力。更有趣的，便是颱風過境後，上游果農辛苦栽種的柚子便隨波逐流，讓諸多頑童像撈魚般撈來當棒球。一棒一柚，打的天然汁水噴灑如雨，整票頑童全身沾滿天然柚子的芳香，掩蓋過汗臭與體味。而我，甚至曾在渾濁的流水中，撈起尊塑膠的觀音像。當然，頑童擺在戶外參拜幾個月後，便見不到觀音。因為有更頑皮的頑童“借”回去添香火，最後便不知觀音像到那去了。

如今那片土地，早已變成堤防的部份，成為員山仔分洪的前期工程。所幸現在居住地離老家不遠，還能讓我徒步往返，短暫賭慕思景後，便信步返家。

在即將回到家的路上，突然停了輛正在轉彎的吊車。窄小的巷弄頓時變的更加擁塞，而我則是那個跳不過石塊的鮭魚，只能注目著吊車轉迴翻調，等待著辛苦的工作人員將吊車定位。

這附近想必將有大戶搬入了吧？我想。

吊車作業臺上的工人嘀咕起旁邊礙手礙腳的電纜與榕樹，小心翼翼地要把要搬往高處的磁磚扎牢，然後再慢慢地上升，下降，左拐，右旋。我要是再年輕個四十歲，鐵定被這種充滿力與美的景象迷住，接著晚上吵爸爸買台同樣款式的縮小版吊車給我。

不過，連碗盤都是在颱風時期從基隆河畔拾回的情況下，吊車這玩意只是放在玩具店與玩伴家裏的奢侈品。但我總還記得老爸用竹子削切拼黏成的玩具，在玩伴間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，我想就那陣子，有種只有小朋友才會有的驕與傲。

嘿~~~這吊車還真是勤奮努力，還好我後面並沒有車輛在等。但已近黃昏，是

誰戶人家還在畫樑雕棟呢？

吊車停止終於作業了。吵雜與基本上只有我一人的擁塞也隨之停止。

驅步往前，望了望吊車的卸貨點，

那是我家樓頂。

而我 居然完全不曉得家人的安排。

或者是，家人曾在午夜時告訴我，而我只願著跟周公討教誨人不倦的法門。

總言之，這我恐怕得好好地笑個幾聲才對的起自己 與荷包。

隨著華燈宛轉，頑童早已華髮。不變的是，年紀大把，玩性依舊，懶散更增，創意更勝。把天地當做精舍，在百年樹人間種起菩提樹果，成天帶兒童玩著各種教學遊戲，當作對中庸逍遙的體悟。而變老的頑童，比起天地，也不過滄渺細沙的幼嬰，徜徉歲月如梭的河流裏，沉思著時間的蓮華，尋覓著信望愛的觀自在。